

尋夢者

王西彥

范泉主編

中原學藝叢書

甲種第一集

寒星書店



說 小 篇 長

者 夢 尋

彥 西 王 星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
每冊基本定價十元

書名：尋夢者

著作人：王西彥

主編人：范泉

發行人：蕭傳芳
屠玉庭

出版者：中原出版社

發行者：寰星書店

印刷者：同康印刷所
上海總店：上海峨眉路一〇八號
電話：四三八八四
武昌分店：武昌胡林翼路一六六號

經銷處：全國各大書店
上海武定路五三七弄八二號

蕭星北

我告訴你們，凡你們禱告祈求的，無論是什麼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

你們得不着，是因為你們不求。

——馬可福音第十一章

——雅各書第四章

一九三×年秋天，戰爭起來不久，由於一種纏綿的隱癩，我到一個濱海的山中古廟裏去靜居療養。古廟位置在一座小山下面，四週爲一些長青而繁茂的林叢所圍繞，有着一個十分幽靜的環境。寺廟並不大，前後兩進，由一個白髮老僧掌持。這老僧沉默寡言，有如一箇陰靈，衣着和寺廟同樣灰暗而樸樸。因爲既沒有寺產，香客也很寥落，除了偶而擱起魚木米袋，披上百衲袈裟，出外雲遊化緣之外，他便在寺後開闢一片狹窄的山地，種些雜糧和棉花度日。同時，他又把寺廟前進兩間比較完整的小小邊房，租讓給到這僻靜山中來避暑療病的客人，每月收受些許房金，充當生活的補益。

這古廟雖很僻靜，不過對於一個從煩囂的都市生活感染隱癩的人，倒是一處理想之所在。廟門向南，每天最初接受那遲上的陽光。旁邊有一泓小小清泉，從山上蜿蜒而下，在廟

前瀟成一個小小深潭，汲水十分方便。於環繞着寺屋的林叢之中，有高達數丈的樟木和樟木；但最多的，則是一些野桑荊刺之類的小灌木，經常地發散着淡淡的樹脂的香氣。在這樣的季節，住在這寺廟裏，早晨可以聽見林鳥的吱喳，夜間宜於欣賞秋蟲的鳴吟。諸如朝霧暮霞，松濤泉聲，一切山野景色，莫不具備。尤其是在約莫三里路外的山口，有一個小小村落，一切日常用品，大都可以從那村子裏一家雜貨舖買到。而當我到那古廟去以前，朋友還給我介紹了一個原在那裏養病的伙伴，預先說明那是一個非常虔誠熱忱的人。

自然，這於我是很好的。在山居的寂寞生活之中，可以想見一個伙伴的價值。一到山裏，我便首先拜訪了他。我說拜訪，其實一經住定，彼此倒是十分接近的鄰人；因為我們便分住着寺廟前進那兩邊的兩間小小屋子，房門正好相對。我沒有到這裏來的時候，我所住的屋子，原是他的廚房和雜屋。他雇用着一個十餘歲的小孩子，給他煮飯打雜。一待我來到，他打發小孩子到寺廟後進去，便把對面這間房子讓給了我，同時小孩子也變成兩人公用的童工。一開始，我就從這位伙伴獲得很多的方便。並且，在這第一天，我看出他是一個明朗爽直的人，心裏暗自歡喜。因為，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，如果碰到的是一個難以融洽相處的

朋友，那將是一件怎樣難堪的事！

關於這一位鄰居，以最初的印象來說，除了明朗爽直的秉性，我還應該指出，他彷彿是一個善於處理自己的生活的人。他的姓名叫做成康農，身材略略高瘦，臉上帶着一種病後微蒼白的顏色，眼睛深藏，額角廣闊而有棱角，驀地望去，顯見有着一付任性的表情。然而，在一切日常生活的細微末節上面，他竟然安排得秩序井然。他所住的房子，雖然只是一間破舊寺廟的邊屋，卻收拾得十分整潔而雅緻。在四壁上，他用白簾紙平安地糊裱着，以一定的間隔，張貼着一些工整手抄的名人警語。此外，特別引人注意的，是一幅提倡超人說的哲學家尼采的畫像。在和寺廟大門同一方向的窗子下面，安置着一張白木的寫字檯，從它那古老陳舊的樣式上，一望而知是出於一個鄉下匠工的手藝。而在窗子旁邊，則懸掛着一把斷了弦的月琴和一支被塵灰蒙封着的洞簫。

「你歡喜音樂嗎？」我好奇地推測着。

「談不上喜歡，」他以一種微帶惆悵的眼光瞥了它們一眼，笑着回答，「有什麼辦法呢？這樣枯燥寂寞的日子，什麼刺激也沒有，你總得有點兒消遣，或者說得更好聽些，總得

有點兒娛樂——你看，我還餵着一條小狗和四隻小雞哩。」

經他這麼一提起，我才注意到，這時在他房門口，一條貓兒大的小黑犬正在追逐着幾隻小雞仔；那條小黑犬搖擺着尾巴，以一種玩笑取樂的神態，衝擊着受嚇的小伙伴，使牠們撲打着羽毛未豐的小小翅膀，驚慌不迭地奔躍着，咯咯鳴叫不已。

「你還是剛剛來到這裏，」成康農繼續以一種低沉的聲調說話，「剛剛離開那個熱鬧的人間世界，覺得清靜的山中歲月十分可貴，覺得只要一擺脫那些煩囂無謂的糾纏和緊張暴戾的紛擾，便好像擺脫滿身泥汗；可是，我應該憑着自己的經驗告訴你，當你在這古廟裏孤獨地住上三天——只要三天——不怕在你的興頭上潑你的冷水，我相信你一定又會感到這樣的生活，單調，寂寞，沒有變動和刺激，儼然和人世相隔絕的生活，是多麼難堪，多麼窒悶無聊……」

「這是因為我們究竟還年青的緣故，」我插嘴道。

「是呵，我們究竟還年青——你一定可以想像得到，一個年青人不適宜自處於一個過於窄狹的小天地。當我們的心志活動還很強旺的時候，我們便不應該去壓制它和羈囚它。以

前，在我正起意要到這山中來的時候，我是多麼憎惡那種煩囂嘈雜的都市生活呵，總覺得自己陷身於泥淖之中，呼吸困難，胸懷緊迫，生命就將窒息住了似的。我咒詛那樣的生活，發誓以後再不願重新投到那裏面去，並且，不怕你見笑，我還曾經一度起過出家爲僧的浪漫念頭——真是浪漫念頭！——但現在，經過半年來山居生活的試驗，經過對山居生活從熱切的期望到淡漠的失望，才知道自己畢竟是一個凡人，所謂脫離塵俗的念頭，只是一時的憤恨，一時的衝動。」

「那麼，」他的論調使我微感驚訝，「是不是說，你又重新懷念起都市生活了呢？」

「不！絕不！」他輕輕地皺了一次眉，肯定地說，「對都市生活的憎惡，始終沒有在我的心裏淡薄下去，因爲過去的經歷給了我太大的痛苦和太多的教訓了。但是，寄跡山林的思想，也對我殘酷地證明了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虛幻。如像一個迷途的人，我從一條歧路回轉身來，卻又走上了另一條歧路。現在，我又在這條歧路上徘徊起來了。我在想，我難道不應該還有別一條生活之路可走嗎？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年青人，是必須有別一條生活之路可走的。」

從這場最初簡短的談話裏，使我領悟到我這位新識伙伴的心中，一定埋有什麼深沉的隱瘤。肉體上的疾病，往往是生於心靈上的疾病的；他那蒼白的臉容，正象徵着內心的創傷。不過，這一次我們並沒有繼續深談下去。對於都市生活，我自己自然也是一個憎惡者。他這種近於偏激的論斷，發引起我極濃厚的興趣，並且立刻對他輸出我的全部信任。我想，在山居的寂寞生活之中，我們是不難成為互相了解的相知者的，我期待一天，他將對我展露出他的心病，他在都市生活中失敗的遭遇。

第三天，以一個先來者的資格，成康農邀約我上山「巡禮」。我們各擎手杖，換上短裝，懷着滿腔興奮，沿廟旁蜿蜒小澗，慢慢走上山去。

初秋的天氣，晴朗而高爽。山徑兩邊，爬滿着羊齒形的蕨薇草，長莖重疊，簡直把少有人跡的小徑，彌蔓不見。蕁麻開放出穗狀小花，生毛的葉莖，黏澀澀的妨礙着人們的跨步。蒟醬草和蟋蟀草，各自綻露着白花和綠花。山楂和蛇莓，也都已完全紅熟。還有各種不知名的野花，呈顯着各種顏色的花朵。是一個山野間最富色彩的季节。

走着這樣的山徑時，成康農顯得非常習熟。他一邊跨步，一邊揮舞着手杖，還輕輕吹着口哨。手杖到處，各種小灌木的葉子應聲墜落，而蚱蜢草蝟之類的小飛蟲也紛紛跳躍逃避。

「最初來到的時候，」他回顧着對我說話，「每天朝暮要上山兩次。我給自己定下起住

作息表。我把早晨上山叫做「迎陽」，黃昏上山則叫做「送夕」——總之，我決心要使自己成爲一個隱士，一切都求其風雅，一切都求其富於山林風味。有一個時期，我還曾經把自己的房子題爲「淡泊齋」，像小說裏面臥龍居士那樣的，兩旁張貼着對聯，一邊是「淡泊以明志」，另一邊便是「寧靜以致遠」，彷彿打算終老山林了——

「現在呢？」我問。

「現在可變啦！應該說，厭啦！最初的激情一經過去，便開始感到有一種澈心的寂寞，在慢慢地浸融着自己。請想想，住在大都市裏的時候，每天自朝至暮，幾乎是每分鐘每秒鐘地計算着時間的。報差啦，郵差啦，會客啦，訪友啦，上街啦，開會啦，宴酌啦，說不盡的忙亂！說不盡的緊張！有時候，跑到繁華街道或是什麼大商場裏去，摩踵比肩，擁擠得叫你透不過氣來；看到那麼多的人，熙熙擾擾，如像是熱天的糞蛆，想起來真是好笑！這樣子，男男女女，匆匆忙忙，鬥奇奪妍，你來我去，究竟爲的什麼？難道說天地竟狹窄得無地容身了嗎？尤其是那些以城市生活作營養的人，那些鮮廉寡恥的市儈們，他們那種勾心鬥角的生活方式，簡直叫我這種鄉下人不寒而慄！——」

「鄉下人？」我微露驚訝。

「是呵，」他站住了，找到一塊平坦的岩石，「我是一個鄉下人，一個道道地地的鄉下人——你看你看！」

他突然嚷叫起來，揮着手杖。

順着他手杖所指示的方向，我看見在離我們不遠的一株栗樹上，一隻灰褐色的小栗鼠，銜着一個成熟的毛栗，飛向旁邊另一株松樹上。牠的圓棒形的長尾只一閃，便不見了。

「就是這種栗鼠，」他轉換了話題，「我剛剛到這山上來的時候，曾經捉到過兩隻。我還特地給牠們買來一個鐵絲籠子，想把牠們餵養起來。我在籠子裏放上乾草，每天找些果實和樹皮給牠們吃，打算把牠們留着做寂寞生活中的伙伴；誰知道牠們並不願意接受我的餵養，牠們吃得很少，只是睜着眼睛，閃着肚子，顯出一付驚惶不安的神情，永遠對我懷着敵意，不上一禮拜，其中的一隻竟然死掉了——」

「另一隻呢？」我饒有興趣地追問。

「我把牠放掉啦，」他說，蹲身在岩石上坐下，「我不忍再關着牠。我知道如果再不把

牠放掉，牠也一定會死掉的，因為牠們的世界是廣大的山野，決不是窄狹的鐵籠！」

「你這是一種明智之舉，」我笑着說。

「明智之舉！」他也笑着，「的確是明智之舉！牠們使我想到自己，想到自己以往若干年中的都市生活。都市不也是一個鐵籠子嗎？好在我已經從那鐵籠子裏逃出來啦，不然，我相信自己也會和那隻不幸的栗鼠一樣，也會殉身在那個狹窄窒悶的鐵籠子裏的，因為我原來不是那樣的人！」

「你是說，你原來只是一個鄉下人嗎？」

「不錯，我原來只是一個鄉下人。幾時我可以對你作一番自我介紹，可以把我——一個鄉下人——的家庭生活詳詳細細的告訴你聽。半年來的山中歲月把我悶透啦，應該有個伙伴可以讓我傾訴一下。唉，我真是一個矛盾的人！」

說着，他垂下臉來，輕輕用手杖撥打着草叢。

在小澗那一邊，從一株空竅了的古松樹上，懸掛下幾縷淡黃色的女蘿，衆多絲狀的分歧，彷彿是一張垂簾。而在古松旁邊，則是一株高大的柞樹，這時正開放着黃白色的小花。

潤裏的清泉，發出輕微的淙淙聲，增添着山谷間的靜謐。一隻鷓鴣鳥，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，掠空而過，隱匿在不遠處的一個矮林裏，卻勾引起一羣山雀的紛擾噪叫。……

成康農重復抬起頭來，沉吟地說道：

「現在的世界是都市人的世界，像我這樣的鄉下人，自然只有受災和逃避的份兒！生命真是奇異的東西，一個人要駕御自己的生命是多麼的困難！」

自然，我並不十分了解他這種慨歎的意義，不過我知道一定可以慢慢地了解它。我默默地聽着，並不回答。

「有人說，都市裏的人是沒有春天的，他們只能出錢去買春天；」他繼續着。「其實，他們即使出了錢，也還是買不到所要買的春天。春天不是可以用金錢買得到的。都市裏即使堆滿了金錢，也仍然不會有什麼春天。金錢所能買的只是謊言。至於春天——它只存在於廣袤的大地上，存在於肥沃的原野裏。只有那種地方，才到處有着春天，到處有着生命，同時到處有着愛情……」

「愛情？」

「愛情……不錯，愛情！愛情是和春天同在的，自然也就和生命同在。在都市裏，在那有着金錢和謊言的地方，決不會有真正的愛情。有人，尤其是那些知識婦女們，她們往往是自命不凡的，總以為唯有自己才能够享受愛情，才有權利享受愛情，於是一哄兒跑到都市裏去——她們認為都市是愛情的度藏所。誰知道她們到都市裏去的結果，所找到的並不是她們所要找的，而是另外的東西，謊言和金錢。因為只有廣袤的大地上才能找到真正的愛情。」

「但她們可大都滿足於都市生活，」我說。

「是的，她們滿足——這是因為她們都是淺薄之輩，都是不知愛情為何物的可憐蟲！她們所找到的分明只是謊言和金錢，但偏要掩飾自己，欺騙自己，以為同時也可以掩飾和欺騙別人。在對於女人的見解上，叔本華總算是不錯的。」

「可是你房裏卻懸掛着尼采的畫像，」我不解地說道。

威廉農的臉孔微微漲紅了——並不是由於什麼羞赧，而是完全由於激動。

「我曾經懸掛過叔本華的畫像，」他說，「那正是我剛剛寄住到這古廟裏來的時候。叔本華認為生活意志是宇宙的本體，但生活意志是一樣危險的東西，它所產生的乃是慾望，而

慾望便是痛苦的根源，所以他便以解脫爲人生最高的理想——」

「他這是一種厭世主義！」我說出自己的所知。

「人家都說他是一個厭世主義的哲學家，但什麼叫做厭世？——我們千萬別被這種名字所眩迷，要緊的是真切的理解。慾望是一個撒旦，我們不能受它的蠱惑。什麼人能夠滿足自己的慾望？中國的秦始皇嗎？外國的拿破崙嗎？沒有一個人能滿足，所以沒有一個人能脫離痛苦！可是難道人生的目的便是嘗受痛苦嗎？如果不是，那麼我們便不能不努力給自己的生命找尋一條出路。叔本華所找到的是解脫，是限制自己的慾望，或者說是取消它……」

「但這是怎樣的困難呵！」

「困難？當然困難！」他連連揮着手杖，「不過生命本身便是一種困難的東西，我們既然生而爲人，便不能拒絕它。以我自己而論，當我剛從都市生活中逃脫出來的時候，我，一個叔本華的信徒，我覺得他的說法透澈極啦，人生如果不能解脫，便永遠不能從痛苦的深淵中自拔。我想，把慾望埋葬掉，離開罪惡的都市生活，離開謊言和金錢的淵藪，還我清白——一個鄉下人的清白——逃遁到深山古廟裏去吧，就這樣，我便到這裏來啦！」